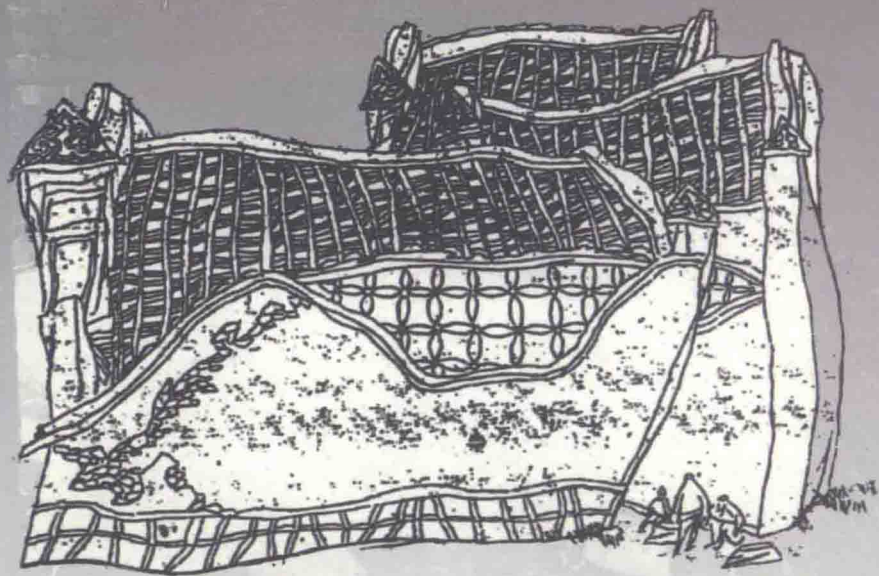


上墙

武 宗 凤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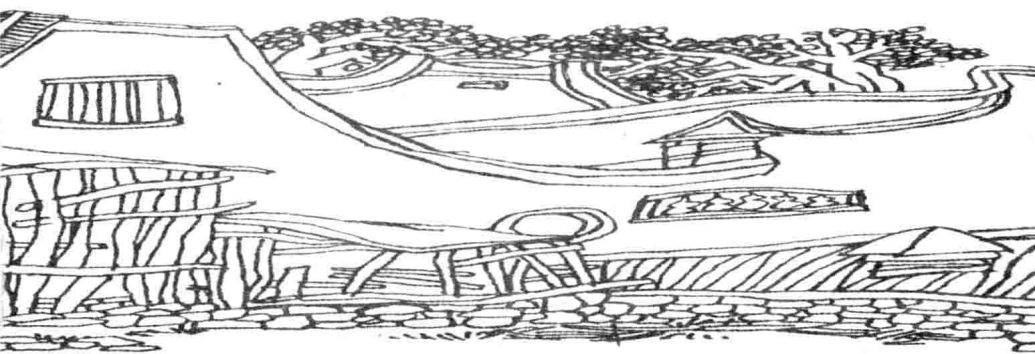


海峡文艺出版社

墙

武宗凤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墙/武宗凤著.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0. 1
ISBN 7-80640-351-5

I. 墙… II. 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1396 号

墙

武宗凤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世友电脑公司排版

福州市南方彩色印刷公司印刷

(福州市福新路 131 号 邮编: 350011)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8.25 印张 2 插页 180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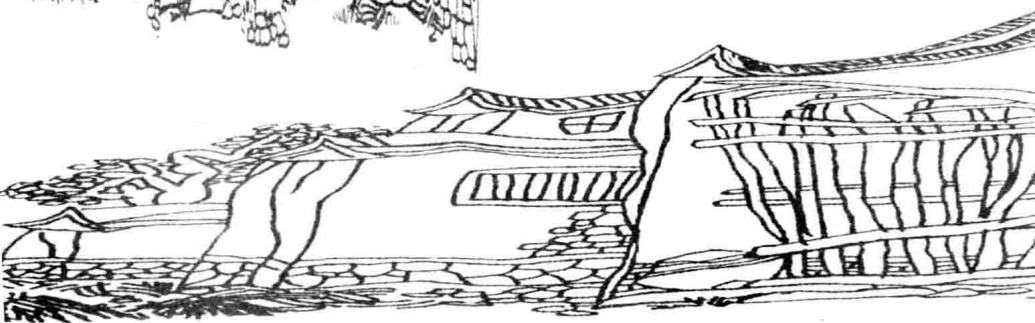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640-351-5

I·290 定价: 1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轴九十年代东南沿海小镇变迁的斑斓多彩的画卷，这是一组熟悉而又陌生，性格各异而又栩栩如生的人物众生相。

闻所未闻的烧钱抛钱事件，打工仔炒老板鱿鱼，冒险旅游身陷无人区绝境的“野人”生活，储金会风波，地震风潮，到神奇的八千三百坎追抚如烟的往事，在圣洁的雪峰下寻觅生命的价值

.....

这部小说反映了改革开放大潮下人们要冲出“墙”去的强烈心态。

世上每个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第 一 章

世上每个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石头镇镇长文达理的独生儿子垚垚几年前突然精神错乱，搅得一家人没能过上一天安宁的日子。

文达理的家就在石头镇上。一条宽阔的公路自北而南从石头镇西侧穿过，小镇往东约摸十里路是一溜不高的山，翻过了山就能看见海；往西约摸十里路是一串海拔几百米不算高也不算低的山，有几座山肚子里藏着青石，经过不知多少代人开挖打凿，山肚肚被掏空了一大半，露出了青灰色的肚腔；往北约摸十里路是一道山梁，公路从那儿开了口通往二百多里外的省城；往南约摸十里路是一堵山岭，公路穿过岭口儿通往人称“金三角”的东南小平原。石头镇就座落在这四周被山环抱、算得上盆地的中央。这年月小镇街道两旁新建的四层五层钢筋混凝土楼房和低矮的石头房木板房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高楼低屋交错，新店老铺比邻的奇特景象。贯穿镇中心的南北街是条人们走过了千百年的石板街，不久后这街上的石板就要被拆除改铺成水泥街面。这条街的南段西侧有条巷子，巷内的路面也是石板铺成的，人称石苔巷。巷子深处住着两户人家，北侧的那户人家姓文，文家斜对面不远处的南侧住着白家。巷子的尽头矗立着一堵古旧的暗灰色的约摸两人高的石墙，墙斜对着石苔巷，墙后是一片龙眼林。墙的旁边是石苔巷延伸进龙眼林的小路。穿过龙眼林走二三百步就到了从省城下

来贯穿镇西郊的南北国道边上。墙后曾经是一座豪华的大宅院，不知过了多少年代，宅院的主人家破落了，后又因躲避战乱逃走了，房屋年久失修，破旧不堪。

到了大跃进年代，宅院被拆掉，清理出一块偌大的地盘，种上了龙眼树苗。如今这片龙眼树枝繁叶茂，结出一种皮薄核小肉厚味甜的“九月乌”果子。这堵石墙保留了下来，它的缝隙缀满了深绿色的苔藓。墙背后有人种了丝瓜，瓜藤悄悄地爬上了墙顶，盘缠交错。离墙不远一棵龙眼树的枝桠横过了墙顶，时有顽皮的孩童从树枝桠攀援到墙顶戏耍。

多少年了，这石墙就这么矗立着。多少代人每天都打这石墙前走过。人们早已习惯了它的存在，于是它一直保留至今，成了石头镇的标志。

这石头镇上的人家可是九家十一姓，传说有一半以上的人家是约一千年前从中原到这儿的镇石将军和他的兵士们安营扎寨后繁衍下来的后代，文家和白家就是其中之一。镇石将军和他的兵士们的后代在这古老的小镇传下了一代又一代，人世间那些恼人的故事也就相伴着演绎了一代又一代。

文家老大达理自打担任石头镇镇长后，就不常待在办公室里，更不常回家去，而是经常下村下田下厂下工地。他心里很清楚，要让小镇变个模样儿，要让老百姓日子好过起来，不狠下力气儿不出汗珠儿咋行。在外头抓工作他劲头儿挺足，但一想到儿子的模样儿，他就像被泼了一瓢凉水，心头早凉了下來，一个月难得回几次家，心情却再也好不起来。

已是初冬时节，日子一天比一天短了起来。这天下午，达理接到姻妹夫东门值打来的电话，请他下班后上星星酒楼吃饭。东门值是酒楼的老板。过了一阵子，东门值又来了个电话，或许是怕他不去的缘故。当达理走出位于石板街北段电影院对面街西侧

的镇政府大门时，天就黑了下来。他往南走到十字街口又往西拐，沿街走了一段路，来到了位于街口跟国道公路衔接处的星星酒楼。他上了二楼宴席厅，东门值和几位朋友正在靠窗的桌子坐着，大家一见他来忙打招呼。达理落了座，和大伙儿一边敬酒一边聊开了天。座中有一二张陌生的面孔由东门值向他作了介绍。达理瞧着大伙儿手举酒杯你来我往频频敬酒的高兴劲儿，心想，人就这么奇怪，酒杯一碰，彼此间的距离就缩短了，气氛就融洽了，关系就密切了。酒足饭饱后，大家上了三楼舞厅，那位朋友提议大家尽兴地唱歌跳舞。达理跳不来舞，独自坐在舞厅角落的沙发上一边喝着茶水一边观看闪烁的灯光下一对对男女翩翩起舞，听着扬声器里播放的悦耳的伴舞曲。从忙完了一天冗繁的事物的办公室来到了这儿，他真想轻松轻松，尽管他不会唱歌不会跳舞，坐在这儿看着人家唱人家跳也是挺惬意的，自己要感兴趣还可以站起身学它几步，但他惦记着家里，一想到自己独生儿子的病，他的心窝就像被针刺了似地难受。眼前正在跳舞的俊男倩女年纪跟自己的儿子差不多，他们一个个健康活泼聪明伶俐且能歌善舞，而自己的儿子却疯疯癫癫的，让人一见了就皱眉头。看来造物主对自己真不公平。咦，这世界上烦恼的事有万万千，再烦恼的事时间一久了也就淡忘了，惟独人有了病最恼人，而这种病并非十天半月或一年半载就能好起来的。别的病一旦好了，人的烦恼也就没了，精神也就好起来了，精神上的病却是持续时间最长久最折磨人的。宁愿一个人断手断脚或者瘫痪在床，那也只是肉体上的痛苦，给家人带来的也只是为治病而带来的经济负担，而精神病人不仅给家人带来经济上的沉重负担，更带来了精神上的巨大创伤与痛苦。达理想到这儿，望着眼前的情景，心中不免感慨：人真会创造，创造了这环境，这氛围，换一个人来到了这儿，什么烦恼早都没了，而自己一想到儿子那副模样，这些日子不但不见

他好起来，反倒闹得更凶了，心情能好起来么？

一曲终了，舞伴们散开了来，东门值见达理独自一人在靠墙的沙发上端坐着，来到他跟前邀他：“姐夫，跳个舞吧。不会？今天请你来没别的事，就想教你跳跳舞，轻松轻松。来，我教你怎么样？”达理赶紧摆摆手：“我这人笨，学不来，真个学不来，我就看着你跳好了。”这时，服务台那头一位小姐喊东门值接电话，他大步流星走过去，拿起话筒一听，是若雪打来的：“阿值，阿理在你那儿吗？”“在。”“喊他一声，垚垚又瞎闹了。”东门值放下话筒，急忙走过去叫达理接电话。达理起身来到服务台前，拿起了话筒：“阿雪吗，我是阿理，垚垚又闹事了？好，我这就回去。”垚垚闹事对达理来说早已是司空见惯了，既然家里人让若雪打来了电话，还是回去看看吧，但回到家他又拿出啥子儿法子来呢？他走过去向东门值和几位朋友打了个招呼，下楼去了。

越往家里走去达理就越感到了烦躁，刚才那番令他眼花缭乱的景象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沿着新铺成不久的宽阔的水泥街面向东走了一段，来到十字街口，又往南踩着不久后将要拆除的青石板走过一段路，来到了街西侧的石苔巷口。他沿着巷内的石板道行了几十米，到了家门口——北侧的一截约摸一人高的石头围墙门前。门虚掩着，屋内传出了嘈杂的声音。他推门进去，穿过院子，只见厅堂里刺眼的灯光下摆着的八仙桌盖着块大红刺绣布儿，桌上摆着供品，一对大红蜡烛明晃晃地烧着。垚垚蹲在大门边双手抱着头低声哭着，另一侧门边若冰举着木棍儿正要过来打他，两个道士从中拦着。达理正欲跨进门去，瞧这个情景，皱紧了眉头。

“你还记得回家来，你瞧你个犊子干的好事！”若冰看见达理站在门口，气嘟嘟地冲他道。

“出啥事了，这么闹哄哄的？”达理被若冰这么一指责，心中

很是不快。

“我才没吃那么饱爱嚷嚷。啥事儿？你问他去。”若冰仍在气头上。这时一个道士夺下了她手中的木棍儿，把她拉到靠墙边的长条椅上坐下。

“你，又干了啥好事，又惹你妈生气了。”达理走到垚垚身旁，把他拖了起来。

垚垚并不答话，挣脱了他的手，上楼去了。

老文婶从屋后厨房来到厅堂，她瞥了一眼跑上楼去的垚垚，对达理说：“他呀，把钱给烧了。”她指了指八仙桌旁的那口破铁锅，锅里堆积着纸灰儿。

“烧钱？”达理身子一震，感到惊诧。

“刚才烧元宝纸时，他把自个儿身上的钱给扔进去烧了。”一个道士说。

“烧钱？能有这等事儿？烧了多少钱？”达理问。

“这不，你瞧这钱角儿，有一张一百元的，有一张五十元的，还有几张十元的，要不是被我看到，他连钱角儿都要烧哩。”老文婶指着八仙桌上的烛台边的几片钞票角儿说。

“还不上去管管你儿子，站这儿问这问那顶屁用！”若冰怒气未消，朝达理瞪了眼。达理连忙上楼去了。

三个道士摆好架势，又开始打鼓敲锣打钹儿，口中喃喃念了一阵子，然后草草收场了。老文婶让他们上厨房吃点心去，他们摆摆手。若冰见状，心想，不吃也罢，塞给了每人一个红包。他们收拾妥当，走了。

达理上楼来，厅堂亮着灯，他走到东侧北头垚垚房间门前，推了推，门里头闪着，门缝里透出了电灯光。他打了几下门，又叫了几声，垚垚不出声。他想，垚垚不愿开门也就算了，进去打他几下骂他几声也就出气罢了，还是下楼去洗漱一下睡觉去吧，又

想，这下下楼去，若冰准把他当出气筒，他要应了，声音粗了，那准爆发一场舌战，今晚别想睡一个安稳觉，眼下还是躲开若冰的气头为妙。达理打定主意，轻手轻脚，走进跟垚垚房间相邻的靠南头的房间，连灯都没拉亮，脱去外衣裤上床去了。

垚垚一溜烟上了楼，冲进自己的房间，急急拉上了门闩，往床沿一顿，使劲蹬掉了鞋，衣服没脱就一头扎进了被窝。很快地响起了急促的拍门声，阿爸上来了，他正在气头上，进来非要训斥他甚至打他一顿不可。他不愿听大人们唠唠叨叨，更不愿遭受皮肉之苦。过了会，拍门声停止了，他那绷紧的心也一下子松弛了下来，眼前出现了刚才烧钞票那一幕——

破铁锅旁堆放着几大捆元宝纸，老文婶正坐在一张小凳上解开一大捆元宝纸，再把其中的一小扎一小扎抖散开来。垚垚蹲着把那抖散开来的一张张元宝纸投进燃烧着的破铁锅内，每投进去几张，火苗就往上窜了一下，火光把他的脸映得红红的。老文婶抬头往锅里瞄了眼，把身边一根木棍递给垚垚，说：“你瞧你，锅底那些没烧透，把它翻翻。”垚垚接过木棍儿往锅底搅翻去，火苗又窜了上来，那些烧得半黑半黄的纸张儿霎时化成了灰儿，忽地一阵轻风吹过，灰儿飞到了供品桌上，又在厅堂四周打转转。风把供品桌上的蜡烛给吹熄了。“轻点！轻点！”老文婶叮嘱。她立起身来把供品桌上那根被吹灭的蜡烛重新点燃，然后提起酒壶给桌面上的酒杯添酒。

垚垚继续往破铁锅里扔元宝纸，忽然他打了个喷嚏，鼻涕流了出来，他伸手往裤袋掏手帕欲揩鼻孔，一摸，才发觉今早儿把手帕随脏裤子换洗去了，却摸出了几张大大小小面额的钞票。这钞票是往日里向阿嬷阿爸阿妈讨来的，还有那压岁钱，只是每次他上街去总觉得没啥东西好买，这钱就这么留着。蓦地，一个奇怪的念头如一道闪电在他的脑中亮了一下，这元宝纸还不是阿嬷

她们用钱买回来的？既然用钱买回来的东西可以烧，那钱还不一样儿可以烧？烧那么多元宝纸多费劲，还不如把钱给烧了省时省事？元宝纸烧了成了灰儿，听说阴间阎王小鬼要的就是这灰儿，钱烧了也一样成灰儿，还不一样给他们？再说钱这纸片儿这人捏那人抓挺脏的，烧了成了干净的灰儿有啥不好？化学书中不是讲过“物质不灭”定律吗，这钱灰儿还不一样在哩，它又没飞出地球去呀。想到这儿，垚垚从裤袋里摸出了钞票，一张，又一张，往破铁锅里扔去。钞票没元宝纸那么容易着火，慢慢儿燃着，发出了桔黄色的光。火光映照着垚垚那被烤得通红的脸蛋儿。他死死盯着那被火舌一下一下吞噬的钞票，心里像刚喝了蜜糖甜丝丝的，嘴角儿露出了一丝笑意。他把裤袋里的钞票全掏出来了，投篮似地投进那火堆里去了。哎，只恨这钞票太少了，就这么几张，要多了烧起来才带劲哩。垚垚为钞票太少而感到烧得不够过瘾，心里快快的，冷不丁手背被重重地打了一下。他一瞧，阿嬷正抢过木棍儿疯狂地从火苗堆里往外拨那还没烧完的钞票角儿。随着阿嬷一声叫喊，道士们不再唱念了，停止了锣钹鼓儿的敲打，若冰也急匆匆从厨房里出来了。

若冰紧张地朝破铁锅瞧去，看见有几朵灰儿成扭曲的奇特形状，还在发出深红色的余光，似乎不愿被烧掉，在做最后的痛苦挣扎。突然，她感到自己的心窝被人剜了一刀似的，在滴着血。哎，迟一步了，她真想扑过去把那灰儿还原成一张张挺刮的钞票。她痛苦，她难受，又气又急又恼，这么个儿子呀！

.....

“钱为啥不能烧？有啥子儿错？有啥子儿错？”垚垚躺在床上仍自言自语。突然，他发现周围的人们一个个都围着钞票在打转，顿觉好笑。钞票，灰儿，他感到天旋地转，昏昏然睡去了。

达理出生后两年，石头镇解放了。文家几代下来直到达理的父亲文登榜都是单传，且都以舞文弄墨为生。文登榜在石苔巷口外的石板街边上摆一张横桌，每日里给四乡八村的人代写契约文书，写诉讼状纸，写信函。他不光写国内的信函，还给人写出洋的信函，那出洋信函的内容倒不难，反正用的是咱汉字儿，出洋的华侨哪个不识汉字？写信封儿可就犯难了，信封儿上用的是洋文，他压根儿没学过洋文。不过这难不倒他，他叫人家拿来洋信封儿，透过眼镜片仔细端详那些弯来扭去的字母儿，依样画葫芦，写出的信封居然能寄到海外收信人手中，还不曾见到他写过的出洋的信封儿被退回来过。这位不曾学过洋文的“文代笔”在四乡八村名声响了起来，每天找他写这写那的人络绎不绝。人多了，他也不慌不乱，并不潦草应付，一样儿认认真真地写，叫迟来的乡下人先去办别的事儿，办好了再过来。后来他还给人填起了各种表格儿，写洋信封儿都难不倒他，填表格儿算雕虫小技，自然不在话下。年关到了，街道干部大队头儿填报表填不及，找他来了。更有那些评先进提干部升学入团入党的，掂着表格慕名找他来了，他们还图他字写得漂亮，看了顺眼儿。文代笔是来者不拒，一一收了茶水费，靠这些收入他养活了一小家子。文代笔一辈子跟文字打交道，写过的字纸儿可以装下几大麻袋子，但他一直认为自己在做学问上仅仅是站在大门口，只能算个门外汉。别的不说，只说洋文你都认不得，你肚子里的墨水能有几两？真正的文化人应该要上大学，要钻研很深的学问。自个儿吧，帮人家填填抄抄写写，那只是做表面上的文章。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盼着将来儿子能够金榜题名上大学，成为一名肚子里装着真学问的文化人。

一晃悠又一年过去了，这年秋天达理考上了高中，虽然还在石头镇中学就读，但这所全县惟一办在公社所在地的完全中学教

学质量并不差，几年前办起了高中部后，每年居然也有好几人考上了大学本科。达通也上了幼儿园。文代笔瞧着一双年岁相差颇大却聪明伶俐的儿子背着书包上学去放学来，心中顿生几分惬意，尤其是达理书读得好，上了高中就等于迈进了大学的半个门槛，他对达理的期望值也就一天天升高，认为他一定能考上大学，一定能考上重点大学，将来一定能当个什么官儿的，出人头地，那时他就再也不用窝在这街边巷口顶风冒雨给人抄抄写写赚几个辛苦钱了，他就可以悠然自在地呆在家里沏上一壶茶水捧起一本古书消磨那悠闲的时光了。

那年头老天老是不下雨，似火的骄阳把大地晒得裂开了缝儿，四乡八村的水田变成了旱田，秧苗儿被晒得打蔫了。收成没指望了，农民们没多少粮食卖给粮站，镇街上居民户每人每月只能从粮店买到几斤的定额大米。石板街上的男人女人中有人得了水肿病，用手指儿往腿肚儿上一压就显现出一小块死白的没有血色的印儿。眼看着一大一小两个儿子饿得瘦骨伶仃，文代笔心里一阵酸楚。他感叹每天耍弄的笔杆儿不能变成锄头往地里刨出粮食来。老文婶每餐只量了一小罐儿大米，煮了半锅可以数出来粒儿的稀饭，先给两个儿子又给老头子各装了一碗稀饭，只给自己舀了碗汤。文代笔见了，把饭粒儿倒回了锅里，也给自己舀了碗汤。老两口开始吃炒谷糖，吃番薯叶儿，一家人长时间没吃上油。文代笔得了水肿病，他全身上下浮肿起来，再没能上街边给人抄抄写写了。他住进了镇医院，诊断为肝严重硬化，治疗了一些时间。虽然医院里药品挺缺，但文代笔还是感到这些日子断了收入，再住下去花销不起，就出了院，回家后没多久他就撒手西去了。

文代笔的去世犹如倒了顶梁柱，一家子的生活断了来源。老文婶在当初文代笔给人写信的巷子口摆起了小食摊，好歹挣了点钱撑起了这个家。达理上高中后，他把全部的精力投入了学习中，

他的学习成绩总是列在年段的前一二名。进入了高中三年级，他的状态依然出类拔萃。有时他闭起眼睛，那一所所名牌大学走马灯似地在他眼前闪过，随着高考日子的一天天临近，这，已不再是遥远的梦想了。

一九六六年初夏，达理全力以赴投入了紧张的功课复习中去。一夜之间，校园里骚动了起来，一场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政治风暴袭来了。教学楼外墙上、楼内走廊出现了大字报，师生们忙着写大字报，写批判稿，课上不下去了，后来就停课了。当达理听说大学招生停止时，他心急如焚，就差一步之遥的大学梦就这么破灭了，他心有不甘。

学校里乱哄哄的，同学们早都把课本收起来了。校大门内两旁的橱窗栏成了大字报栏，每天都有新大字报出现。有几位平日里倍受人们尊敬的老师成了大字报上集中“火力”批判的“反动学术权威”。课没得上了，达理每天到学校就是看看大字报，有几位往日里挨过老师训的喜欢捣蛋的学生撺掇他一块写大字报，达理摇摇头表示不感兴趣。他走进自己的教室，大部分课桌椅堆放到了后半间，前半间摆着几张桌椅，几个同学低着头抄大字报，其中一个抬头见他进来，招呼他过去帮着抄写。达理颇感为难，不抄吧，准被同学耻笑议论；抄吧，心中又很不情愿。想想，还是硬着头皮坐下来，拿起毛笔照着稿纸抄了起来。一会儿，他抄完了，那位同学走过来瞧着达理那酣畅淋漓的毛笔字，满意地笑了。“喂，你给签上个名。”“我尿急，要拉出来了。”达理急急去厕所，一出厕所又急急回家去了。

达理不愿再上学校去，在家里待着，有时到巷子口帮母亲卖糍粑。秋天到了，石头镇中学成立了红卫兵。一天，达理到学校去，看见办公室门口挂着“红卫兵总部”的牌子，里头坐着几个挂红卫兵袖章的学生。一个跟达理相熟的学生见达理在门口徘徊，

走了出来，对他说：“阿理，你不是想上大学么？这下去上大学要看表现，不参加红卫兵就上不了大学喽。你还没参加哩。”达理听罢心里一阵紧张，连忙跟他进去报名登记，领了一块红卫兵袖圈。

破除“四旧”活动开始了，高中部的红卫兵带头实施这一行动。这天，几个红卫兵上达理家喊他上学校去，他跟去了，知道要参加破“四旧”行动。他从小就不信迷信，如今要破除的正是那些迷信的东西，他没得说，但他认为真正要破除的应该是迷信的意识，听说要去捣毁好好儿的东西，他又有点儿于心不忍。他后悔跟同伴们来到学校集中，想着寻个什么样的借口溜回家去。同伴们一个个摩拳擦掌，他思忖着，自个儿这一离开，日后上大学表现这一关怎过呢？他想好了好几个借口，但话到喉头又咽回了肚子里，没勇气说出来。他硬着头皮跟随队伍从学校出发了。他们来到了坐落镇北头小山半山腰的镇石将军庙，一伙人呼啦冲进去挥镐舞锤，没几下就把将军和土地爷塑像给捣碎了。达理没有进去，只站在大门口往里瞧。捣完了将军庙，红卫兵们兴头正足，又雄赳赳气昂昂地奔了十几里路，冲到了西山翠竹寺，捣碎了佛主和菩萨的塑像。达理仍没往里头去，站在大雄宝殿外朝里头看着。人多嘈杂，但大伙儿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敲打锤砸上，没人注意到他站在门外看热闹，也没人喊他进去。

砸完了寺庙里的塑像，红卫兵们意犹未尽，几天后，他们沿着石板街一家家破“四旧”来了。“演戏丢不下敲锣儿的”，达理又被同伴们叫去参加了。他们结队来到一户人家门前，通知主人主动把带有“四旧”色彩的书画古玩和各种物品摆在石板街上，随后他们进店入屋检查，发现被主人藏匿的物品，则对他训斥一顿，再扔到大街上。一些人家古式床榻上镂雕鎏金的才子佳人、花草虫鱼、龙凤虎蛇的图案成了破除的对象。这些笨家伙抬也抬不动，移也移不了，他们找来了刀斧砍斫了一阵，累了，只得吩咐主人